

明鑑

福王
唐王

桂王

紀事

明

鑑

編年

紀事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

帝正十

五年明六

祖起兵之

後即書之

以去其正

統此尤不

可著錄茶

類甲申以

獲清朝以

正嘉靖京

而福王雖

偏安江南

可即成獻

被拔明亡

則甲申五

月以後已

前明之正

統雖未亡

而明之偏

資治明紀綱目

附明紀福唐桂三王本末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監國於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

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路王常洵穆宗孫路簡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

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路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

益及周鏞字仲叔命事雷縉祚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履若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詹

事姜曰廣字居之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命遂南

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

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於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弘

圖字研文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於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江

人華亭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

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忌

法曰廣呵之子吳乙酉迎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於龍江關在江寧縣西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

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報欲避可法曰王母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

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

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

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並為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

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眾以勳臣無入閣例逼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無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弘圖士英並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周聞京師臨方召募義旅討賊徐石麒為右都御史等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選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於南京癸卯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

法陸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于永綬李棲鳳字虎大從善金聲桓字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啟行積

帝后梓官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始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靈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設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之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盡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

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與平伯澤

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

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騶襄城推官湯來賀南豐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殿兵五

四鎮中惟黃得功獨具勇敢推誠之氣無湖身細粘觀者高傑攻城圍而行同窺取

以史可法
位之錄
所心懷正
常來此變
色汗背時
一切責折其
臨案之明
且爾時三
命保即無
行不致遠
乃一慮也
惟不知感
懷相與不
生易視良
由明李隨
習尊尚詞
流惟其未
免被元
吉之齋金
遠官又無
論吳語云
一木雖已
沉大廈已
傾之後庸
有冀乎

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千百
理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
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眾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
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全稿高傑令保江惟乃渡江請諸將
營約共毀王室諸將嫌斬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權大傑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耀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吳良玉乃

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

平衛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尚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

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於

是諸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眾乃定。會王命

進良玉爵為侯。磨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於

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春通居江西皆與良玉

善。南都倚為屏蔽。辰王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碎軍每春秋釋兵武昌諸山一山

惟高傑強。不及良玉。遠甚。傑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

多。烏合軍容雖壯。令不服。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人為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

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

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

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江。大駭。吳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瀝

魁以忠義共贊王室。餘威數日。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曲周人白擊賊黨董學禮於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且圍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鄒平人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懷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懷走學禮弼弼周法場命單士人射三矢乃解乃解解之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

州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廬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諡號。東郡縣已歸清王變亦不能往但遙巡河上而已

命諡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弘圖以思非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諡其祖母鄭貴

妃曰孝甯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美諡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

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祠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衰請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諡建文帝曰惠宗諡皇帝復封其弟允熲等為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諡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太后方孝孺等皆為昭諡立祠又開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首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王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鍼陸見。

大鍼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無錫顧果

吳縣楊廷樞等皆複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鍼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鍼因薦大鍼知兵初大鍼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

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鍼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鍼才士英亦言大鍼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鍼冠

羣奄更極口稱大鍼才士英亦言大鍼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迹遂命大鍼冠

帶陸見。大鉞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魁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廷齡。開平王遇春等。並言大鉞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北疏略言。先皇手定逆案。艾川羣凶。第一。吳政。今者大仇未報。乃忽召大鉞。還之。冠帶豈不上。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姓。前尚書鄭三俊。王命召姓。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群詣于廷。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黨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艱懷二心。乞寢姓。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敷臣以糾劾。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着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并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善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家宰。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姓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續祚言。欲立潞王。前事具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鉞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投總戎。媼姪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膺仕。亂名器。夫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鉞。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續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丹陽人。

江左雖處下海。未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臨安之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圖助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自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

乳道制可
權難吏可
法之忠貞
不能消其
政虐死馬
士英之奸
充甚至扶
以要君宜
其文証日
深而論齊
莫視矣
黃對倚良
玉而斥士
英雖不得
為教言亦
足疏老奸
之醜福王
聞之遊動
欲令遊位
未始非一
隙之明可
兼挽回萬
一無如士
英棄其
柔斷不能
割斷自如
而舊命又
樂其表裏
為奸近扶
背恩為泣
留之計國
事至此官
守與國臣
把持朝局
高年不可
破為亂
霜冰至非
一朝一夕
之故其能

鄒之麟武進張孫振霍山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輒
持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銀又請禁巡按不得穿訪
緝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怕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何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
域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
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起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
附士英大鐵得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

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浙兵

潰討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則卹被難家

民大悅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
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
府會與突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熊汝霖字南巖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

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陞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

麻城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

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

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訴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遂馬公天下將議上

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

他事奪澍官政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持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尋以朱
良玉復斬黃僑削髮逃去令澍將羣噪欲下南京索餉借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

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以救澍袁繼成亦為上疏代澍中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

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裏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於難。王初立。即受左都督。至是封裏衛伯世襲。太監
韓贊周靈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蔭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先王孫居處州。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於紹興。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與疏魯國順治三年六月清兵克紹興。以海居於紹興。

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涵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有堂復迎以海居舟山。八年清兵
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部尚書張有堂復迎以海居舟山。八年清兵
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玉輝字木叔。臨海人。張有堂字載南。松江
華亭人。鄭成功功。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
設南澳鎮總兵駐此。○俱清國朝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清。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

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

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

使。事見前。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劾。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

罷紹愉勿遣。略言臣此行致祭光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
所劾罷不蓄復與臣共用。臣與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皆山東撫

臣收拾山東。以待不復。敢言此行。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人。命仍遵前
範此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人。命仍遵前

諭。懋第頻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

思成祖列宗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暴。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

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眾聽其言。時令齋白金十萬兩。幣帛十萬疋。以兵

三千人護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

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

太宰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啟。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女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法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維容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淶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洵洵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淶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

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來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沉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

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下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副將張繼孟扶風人陳其赤崇仁人僉事劉士斗

字瞻甫張孔教字魯生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虞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

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押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甯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甯宮慈禧殿起期告成以居母妃

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郭高俸奏請裁省

月監易知錄

附 福王

五

宋紹興之立廟社儀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

左衛安詳 剛岸憂勤 尚恐不能 固民心而 激士氣乃 當羅場日 威波以 鷲宮殿 寶器為務 與參差之 謀何其必 爾時府庫 不充動萬 披括以之 給軍增重 且不死則 內醫瘡何 況賞賜濫 廣非撫立 冒功之事 印封于軍 進之徒取 錫鉢而用 直全無心 肝者矣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 宜賓人為兵部侍郎總督川

陝軍務。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

史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編素誓師開幕府傳檄

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

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攜潰卒得三萬人。尋復叙州。而副將曹英福建人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蘅節

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蔡州人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宏諱誥。一蘅遂

移駐納溪。注見前與應熊會於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三月順治三年清兵入蜀謀

瀘之軍節衛尋卒會大兵北旋一蘅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蘅令不行

亦死。順治八年清兵南征一蘅適山谷之中遇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

明以越其志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甯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

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子掛印為將軍

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志本坐賊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姪特起為河南巡撫。老嫻不知兵。潛夫

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志以事譖潛夫于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連子三

凌嗣無罪代之。三傑喜過望往謁其志其志觀其賄故為尊嚴屬詞詰責說為賊三傑泣而出前士英竟調潛夫還以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唐

忠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臨安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詔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

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諡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諡世廕立廟於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

元路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徽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景

陳純德陳辰謙成德許直金鑑及天同巡撫衛景履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歧

越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

吳襄妻祖附祀者文臣七人

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武臣十五人

使分巡大名流賊臨城被執死武臣十五人

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鄧文裕德懷寧侯

十世孫崇猷信七世孫遵周孫謙郭國公成七世孫先通守仁曾孫光燦與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八人

祭然顧鉉彭瑄俞志虞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命有司春秋致

他如御史馮垣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子宣蕪縣人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

並獲贈諡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

書顧錫時又言溫體仁得庶天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鹿善繼劉忠祚等事具前許文震五羅喻

表西希孟呂維祺諸臣得庶天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鹿善繼劉忠祚等事具前許文震五羅喻

道憲字人和人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臨被執賊唱以官爵甚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遠帥舟師駐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鍼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弘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打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世孫起大
鍼兵部添注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鍼昔爭更垣不得致魏大中
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凡列
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未幾而大鍼司馬又繼之其為墨敕斜封
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鍼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鍼以知兵擢當置有用
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鍼兼右僉都
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龍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
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兵道中遠擊之得功行至
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踏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拔
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鬪時
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大監盧九德及
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後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
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限可法令
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贖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弘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保國公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

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鍼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

街調和逆睹逆業忽翻又愧不能廢碑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閣臣則貪采巧獨

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構亦可睹矣今之

所得大將則統鈔王輔之取寵同登塲之戲官下職得意類廉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後之惡

習此豈可為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鍼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

暮然地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鄉里

先帝誣讖忠臣李國楨為言文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廣言上以親以尊自應立疏諸故成臣功

耳爭辨宗室朱統顓新建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部所駁通政司劉士

楨萬安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

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顓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飲日寇

總奸曰廣既連被誣讖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死廣入解諸大臣咸在列曰廣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

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陸

下留臣亦但多一死曰當此之日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陸

不能斷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清為南昌副總兵

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侯

家池死清朝賜諡忠雅侯家池在新建縣西北與家樓下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陸

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

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諸分

別各帥封賞執當執盡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受偽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

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乃略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子

進中樞者非士英乎李沾棋京昭等詳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內奉若騶子劉黃諸

將各得舊地而置於南首棋陰陽消長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

自淮以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

子也其私人朱統鑰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周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

前從至者皆不適京口軍亂前事具士英以統鑰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

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為居守疏未下澤清復

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輿如宗周入都臣

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

聞士英寢不寐可法不澤清輩由是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鍼進用宗周復

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紀一日修聖政母以逆倭忽遠敵一日振王綱母以主恩傷臣

化外一日固邦本母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史可法出巡淮安聞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

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宸咨而不能行至是可法

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

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閩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

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不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

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

恥而已乃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

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科

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上賊程繼孔崇頑未被擒至京乘亂逃回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建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鍼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於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撫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鍼世仇。又嘗首劾士英，大鍼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挑孫槩索賄，不得，挑孫槩相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鍼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鍼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好貪。彪佳遂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尋端坐池中而死。至清朝，賜諡忠惠。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有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新水人給事中陸朗、元

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志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

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責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怒，搆之。明年南京破，大兵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至清朝，賜諡忠懿。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而光時亨、相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鎮江人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厚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楹言：縉彥閹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昇、賊臣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

明末北都當流寇，極時自指，極失節，諸臣外有身，污穢命者，從國賊已，奔逃而南，京盛國復，爾嘗營于，進此等假，息偷生若，仍以傳國，異辭曲為，寬免即應，與于逆惡，之由是在焉，既檢邪即。

明鑑易知錄

附 福王

言北都之變，臣皆當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任風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鐵鉞未加，且思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繫，繩之豈散秩開善，責反重懲，南樞鳳督，其罪伏顯，若者重于示儆，若偽命未污，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起臣軍前，其罪伏顯，若